

林庚
主编

中国历代诗歌选

（先秦至隋代）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中国历代诗歌选

(先秦至隋代)

林 庚 主编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定 价：29.00 元



林 庚 字静希，著名诗人、学者。原籍福建闽侯（今福州市），1910年2月生于北京，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，并留校任教。1937年后历任厦门大学、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。

1933年秋，林庚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《夜》。1934年以后，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，共出版了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他》等七本诗集。作为学者，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唐诗、楚辞、文学史等方面，共出版著作十一部，其中《天问论笺》获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。他将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完美地统一起来，显示出诗人学者的独有特色。

林庚诗文集单行本

林庚诗集

中国文学史

林庚楚辞研究两种

诗人李白

中国文学简史

中国历代诗歌选（先秦至隋代）

中国历代诗歌选（唐五代）

唐诗综论

西游记漫话

林庚推荐唐诗

空间的驰想



林庚诗文集（精装本）

责任编辑：马庆洲

装帧设计：宁成春 范昊如

出版说明

林庚，字静希，原籍福建闽侯（今福州市），1910 年生于北京。1928 年，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，两年后，转入中文系。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，活跃于诗坛。1933 年毕业后，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，1941 年晋升教授。1947 年回京，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52 年，全国院系调整后，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，直至荣休。

林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人、学者。为了集中反映其创作及学术成果，清华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 2 月推出了九卷本《林庚诗文集》，可以说，林先生的主要著作已基本尽集于此。《林庚诗文集》的立项受到出版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，新闻出版署将其增列为“十五”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。该书出版面市后，也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然而，《林庚诗文集》毕竟是大部头的合集，对不少读者而言，购买一套颇不轻松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决定将《林庚诗文集》中的著作拆分，以单行本形式出版。

此次出版我们在各书的分合及名称上做了些许的技术处理，与《林庚诗文集》相比，具体变动如下：一、将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编分为“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（先秦至隋代）和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（唐五代）两种。二、合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和《天问论笺》为一册，更名为《林庚楚辞研究两种》。三、将《夜》、《春野与窗》、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

他》、《问路集》和《集外集》中的诗歌部分合为一编，定名为《林庚诗集》。四、《空间的驰想》原版为先生手迹之影印，收入合集时因版面需要改为排印，今复其旧，并拟以线装形式出版。

为了让广大读者更为充分地了解林先生著作的内涵和精神，我社特意约请了孙玉石、彭庆生、林东海、陈平原、张鸣、钟元凯、徐志啸等几位知名专家、学者，为每种著作撰写了“导读”，以便对年轻读者起到桥梁作用。在此，我们特致谢意！

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林庚先生的亲自指点，对各书的分合及定名，先生都给予了首肯。袁行霈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着丛书的进展，给以大力指导，并慨然应允我们将其《燕园南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一文作为本套书的《总序》。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忱！

林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，而我们水平有限，编辑出版过程中，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漏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
2006 年 3 月 30 日

总 序^{*}

袁行霈

燕南园 62 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，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，窗棂雕了花的，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，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。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，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，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，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。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，右转，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，那里东、南、西三面都是窗子。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，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。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：“蓝天为路，阳光满屋”。

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，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。但他喜欢平房，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，便换到 62 号来。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，春天，鲜花布满整个院子，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。

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，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。他喜欢体育，常看的是体育节目。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，第 26 届世乒赛期间，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，他的家成了演播厅。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，摆成一排排的。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，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，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。没有转播的时候，那些座位也不撤掉，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。就在这次

^{*} 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，原题为《燕南园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。今征得袁先生同意，作为本丛书总序。

比赛结束以后不久,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,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,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,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老师的眼神好,对球的感觉敏锐,处理球的手法细腻,会突然抖腕发力,改变球的方向,使我招架不住。他还喜欢唱歌,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,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。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,能唱到高音C。大概是得益于唱歌,他原先的哮喘病,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。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,还画过一幅头腔图,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,灌向鼻腔和口腔,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。

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,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,进出这客厅,在那里向老师求教,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。其实我之留校任教,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,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,静希师还有钟芸师、一新师兄都去听课,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,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。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,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,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,一个玉雕的水盂,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,瓷的。在书房里,我们距离更近,谈话也更亲切。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,当然多的还是学问,屈原、李白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,以及外国的文学,不管甚么话题,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。有一次谈到孙悟空,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。有一次谈到水分,他说如果没有水分,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?《红楼梦》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“水葱”似的,这“水”字就很好!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部,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,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。那年我才26岁,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。在选注过程中,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。他告诉我杜甫的《新安吏》一定要选,其中“肥男有母送,瘦男独伶俜。白水暮东流,青山犹哭声。莫自使眼

枯，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。”这几句写得特别好。特别是“眼枯即见骨”，很有震撼力。我仔细体会，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。他还告诉我，李白的《独漉篇》，别人都不选，我们要选。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，经老师指点，细细读了几遍，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，末尾四句：“罗帏舒卷，似有人开。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”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，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，非李白写不出的。又如，他说杜甫的那句“即从巴峡穿巫峡”，过去的解释不妥。三峡中的巴峡在下，巫峡在上，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？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，证明这首诗中的“巴峡”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，因为在巫山中间，所以又称巫峡。经老师这样一讲，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。

回想起来，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，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，一种鉴别的眼光；还教给我一种方法，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。搜寻我的记忆，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、厉言疾色，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。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，从不当面夸奖。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，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。但我请他为我的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撰序的时候，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，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。在短短的篇幅内，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，并对我书中的内容，提要钩玄略加评论。其论述之精当，语言之隽永，口吻之亲切，气度之潇洒，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。

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，他常说：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，可惜我未能做到。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，要追求突破，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，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。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“盛唐气象”的坚持，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，遭到强烈的反对，但他

从未放弃,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。

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,并让我评论。我特别喜欢他 51 岁时写的那首《新秋之歌》,诗的开头说:

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
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
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
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

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。他鼓励年轻人飞翔,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。诗的结尾是这样的:

金色的网织成太阳
银色的网织成月亮
谁织成那蓝色的天
落在我那幼年心上
谁织成那蓝色的网
从摇篮就与人作伴
让生活的大海洋上
一滴露水也来歌唱

这样铿锵的韵律,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,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,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。八十年代前期,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,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,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,但他并不看重这些,他要用现代的语言,创造新的境界、新的格律、新的诗行。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:“你真该学习写新诗!”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。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,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的句子来,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。

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,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,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,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

极致。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，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；他有童心，毫不世故；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，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。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《空间的驰想》，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推崇人的精神，歌颂精神的创造力，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“灰烬”埋葬，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。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，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。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、博大的胸襟，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，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，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。

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，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。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，其特色和价值，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，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，对静希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与高度的评价。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，关于《天问》是楚国诗史的阐释；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，特别是关于“盛唐气象”的精彩发挥，以及关于李白“布衣感”的揭示；关于《西游记》文化内涵的新解，以及其他许多见解，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，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。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。他可贵的独特之处，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，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，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，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。他对《楚辞》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、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；他对“建安风骨”和“盛唐气象”的提倡，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，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。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，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，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，但仍处之泰然，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

来检验的。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，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，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。

静希师在燕南园 62 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。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，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，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！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，他不要我搀扶，自己昂首向前，步履安详，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。

他曾告诉我，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。他一辈子都昂着头，而昂着头的人，精神是不老的！

2004 年 9 月 25 日

导 读

彭庆生

林庚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(上编),既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诗歌选本,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优秀教材。自1961年出版后,深受教师、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,多次重印;1988年,荣获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。

林庚先生是著名的诗人,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,在中国文学史、楚辞、唐诗、中国古典小说等诸多领域造诣极深。从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、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开始,到1998年他所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,一直在清华大学、厦门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,教龄长达六十五年。这种集诗人、学者与教师于一身的人生经历,使他在编选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时有如大匠运斤,使这一诗歌选本既富有诗人的灵性,又富有学者的卓识,同时也深具教师的匠心。

一、诗人的灵性

早在1930年,林庚先生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入中文系,即以旧体诗词蜚声清华园。例如《谒金门》:“伤离别,此恨悠悠谁说?重岭关山风烈烈,雪晴千里月。望断天涯愁绝,横笛一声吹彻。古寺颓垣红映雪,远灯青未灭。”似乎信口脱出,天然浑成,却情意深远,耐人寻味。然而,第二年,先生却从旧体诗词转向了自由体新诗的创作,并陆续出版了《夜》、《春野与窗》这两部自由体

新诗集。1934年,先生又开始转向格律体新诗的创作,并从此走上了探索新诗格律的艰难而漫长的道路。他一面写诗,陆续出版了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他》等格律体新诗集;一面进行理论研究,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诗格律的论文,后来结集为《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》。2000年,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新创作的诗集《空间的驰想》,那《序曲》是:

大海是蓝天下无尘的镜子
小河是清风里明月的忧愁
谁能够知道那空间的奥秘
孕育着万象中无尽的风流

深入浅出,自然超妙,寓哲理于形象之中,无论节奏、韵律、语言,都完美地体现了先生七十年来一贯倡导的新诗格律的理想。

在先生九十五岁华诞之际,谢冕先生写过一篇祝寿的妙文,题为《先生本色是诗人》。这七个字,准确地概括了林庚先生的个性特征。的确,从先生的日常言行到授业讲学,从先生的散文到学术论著,莫不焕发着一种源自天性而又久经修炼的诗人气质,加之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与深厚的诗学素养,因此,先生在编选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时,自然以诗人之眼选诗,以诗人之心解诗。这首先就表现在该书的选目上,与唐宋以来许多比较流行的诗歌选本多有不同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云:“人所应有,其不必有;人所应无,己不必无。”本是晋人对当时某种名士风度的赞誉,也是这些名士的一种价值取向;但我想,用来说明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的特色,倒也贴切。

所谓“人所应有,其不必有”,这就是说,历代选家选得较多的作品,本书却选得很少,甚至不选。此中有深意存焉。

唐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卷上云:“士林语曰:‘前有沈、宋,后有钱、郎。’”可见沈佺期、宋之问、钱起、郎士元在唐代诗坛的影响。因此,后世选家大多对这四位诗人青眼有加。《中兴间气集》

专选唐肃宗、代宗所谓“中兴”时期的诗歌，即以钱起为上卷之首，郎士元为下卷之首，各选其诗十二首。王安石觉得不过瘾，他的《唐百家诗选》竟选录郎士元诗二十一首，钱起诗也选了六首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只选律诗，旨在弘扬“江西诗派”的法门，自然大选而特选所谓“一祖（杜甫）三宗（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）”的作品，但也选了沈诗四首，宋诗十五首，钱诗三首，郎诗五首。似乎“江西诗派”要寻根，也寻到了沈、宋、钱、郎。此后，王夫之《唐诗评选》选录沈诗十五首，宋诗十二首，钱诗六首，郎诗三首；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选录沈诗十八首，宋诗二十二首，钱诗二十七首，郎诗八首。

然而，本书却只选了沈诗两首，宋、钱诗各一首，至于郎士元，则一首也没有选。这理由是明摆着的。沈、宋的主要贡献在律诗，而五律成熟较早，本书已经选了唐初王绩的《野望》，还选了与沈、宋同时而略早的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、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、杨炯的《从军行》、苏味道的《正月十五夜》、杜审言的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，这些都是初唐五律的杰作，足以代表初唐五律的成就。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角度而言，沈、宋的五律并没有超越上列名篇，因而只选了沈佺期的一首《杂诗》；况且，这首五律之所以能够入选，也并非由于它特别出色，而是其颔联十分精彩：

可怜闺里月，长在汉家营。

《杂诗》所表现的征人思妇之情，本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主题，并不新鲜；但这两句却给人以新鲜的感觉，正如林庚先生所说：“这里是飞跃千里还是连成一片呢？其实正是那飞跃千里才见出那心灵的相连，也正是那心心相连才有力量飞跃千里。可见若没有感性潜在的交织性，语言上的飞跃就无所凭借，没有飞跃性的语言突破，感性也就无由交织。……总之，一切都统一在新鲜感受的飞跃交织之中。”七律成熟得稍晚一些，在创作年份可考的初唐七

律中，沈佺期的《古意》应是最早而又最出色的一篇，理所当然入选了。宋之问的律诗没有入选，却选了他的《寒食陆浑别业》：

洛阳城里花如雪，陆浑山中今始发。
旦别河桥杨柳风，夕卧伊川桃李月。
伊川桃李正芳新，寒食山中酒复春。
野老不知尧舜力，酣歌一曲太平人。

宋之问原是著名的宫廷诗人，奉和应制，是他的当行本色；但这首写在山中别墅的七古，却散发着一股山野的芬芳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在被应制诗压得喘不气来的初唐诗坛，自然弥足珍贵。至于钱起与郎士元，奔走于权贵之门，逞才于华筵之上，其诗也多为流连光景、点缀升平之作。因此，本书只选了钱起的《省试湘灵鼓瑟》。这并非由于它是一首“亿不得一”的试帖诗，而是那末两句写得

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

这可真是神来之笔，以致产生了这两句原是“鬼谣”的传说。其实，这奥妙就在“从听觉飞跃到视觉”，“从‘不见’的沉默中飞跃到‘数峰青’的有所见，而这有所见乃更加深了对于那‘不见’的感受。若再深入下去，还可能有许多言语。如此丰富的感受，顷刻间凝成，仿佛是透明的结晶，使得单线平铺的语言乃焕发出一种立体感”。

所谓“人所应无，己不必无”，这就是说，历代选家很少选录甚至从不选录的佳作，林庚先生却能发掘出来，表现出他对诗歌艺术独有灵犀的神悟与迥异侪辈的审美眼光。这些作品，自能拓宽读者的视野，使之获得新鲜的审美享受。

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云：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。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。”这前两句是好懂的。在中国诗史上，除了屈原和杜甫自己，还有谁能与李白媲美呢？所以说“无敌”、“不群”。